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江西财经大学资助出版

当代中国论话语

主体建构与身份认同

李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文论话语 主体建构与身份认同

李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主体建构与身份认同 / 李旭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1

ISBN 978-7-5161-9765-3

I. ①当…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研究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572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王 龙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csspw.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301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江西财经大学出版资助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丹井文丛”资助

目 录

理 论 篇

第一章 身份认同及其相关概念阐释	(3)
一 身份认同的概念梳理	(3)
二 主体性及其建构	(6)
三 “自我”与“他者”	(22)
四 身份认同中的同一性与差异性	(25)
五 身份认同与现代性	(30)
第二章 中西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考量	(41)
一 知识分子释义	(41)
二 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考量	(45)
三 西方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考量	(62)

现 象 篇

第三章 政治语境下当代文论言说者的身份认同	(77)
一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77)
二 学术话语权的回归与言说者的主体身份建构	(88)
三 “新启蒙”文论话语的兴起与衰退	(104)
四 超越启蒙心态,重建启蒙主体	(113)

第四章 主体衰落：媒介新变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转型	(120)
一 大众媒介变迁与当代文论嬗变	(120)
二 影视媒介与电视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	(135)
三 网络媒介时代文学理论的新变	(146)
四 网络媒介时代的公共领域与文艺理论家的身份选择	(167)

综 合 篇

第五章 裂变与危机：消费文化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重构	(193)
一 后现代主义与消费文化	(193)
二 消费文化语境下西方文论话语的转变	(205)
三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当代文论话语重构	(214)
四 文化话语权变迁与主体身份转变	(230)

第六章 自我与他者：全球化语境下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文化 认同	(238)
一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文化认同	(238)
二 全球化语境下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危机的表征	(253)
三 全球化语境下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文化认同	(272)

参考文献	(285)
------------	-------

后记	(303)
----------	-------

理论篇

第一章 身份认同及其相关概念阐释

身份认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晚近以来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研究中的关键词，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文学等都对身份认同问题情有独钟，并纷纷从各种学科的角度进行了研习和阐发，总体来说，身份认同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兴起的，它与主体性、现代性、他者等一系列现代社会的重要理论问题息息相关。

一 身份认同的概念梳理

要想对一个事物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最好的办法是先去追寻其根源，伽达默尔认为：“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这 and 解释这的前理解（Vorverständnis），这是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就指出过的，他在那里写道：‘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有、先见和先把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就不是对某个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如果像准确的经典释文那样特殊的具体的解释喜欢援引“有典可稽”的东西，那么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无非只是解释者的不言自明的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任何解释一开始就必须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同解释就已经“被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也就是说，是在先有、先见、先把握中先行给定了的。’”^① 同样，对一个复杂的概念进行阐释，首先需要追踪其最根本的词源学上的意义和

^① [德]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 页。

内涵。

1. identity 释义

身份认同,又作身份、认同、同一性,在英文里是同一个词语,即 identity。从词源上看,英语的 identity 源于晚期拉丁语的 identitas 和古法语的 identite,其含义受到晚期拉丁词语 essentitas (即 essence,本质、实体)的影响,今天的 identity 一词的词根是 idem (即 same,同一),由此看来,identity 的基本含义是指物质、实体在存在上的同一性质或状态,这也是在哲学上的基本含义。较早对“identity”进行探讨的著名哲学家可以追溯到黑格尔,黑格尔哲学中的“同一性”概念,在英文翻译中就使用 identity (有时也可使用 sameness 或 oneness),它被用来说明思维与存在之间具有“同一性”。哲学上的 identity 指的是“同一性”概念,“同一性”中既包含同一,也包含差异,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身份”和“认同”在英文中虽然是同一个词“identity”,但是在汉语中却有一点不同,“身份”是名词,突出自我区别于他者的特征,强调差异性,“认同”是动词,侧重自我对群体的归属感,强调同一性。身份认同其实是“认异”,因为只有在与他者的差异对照中,才能认识自我,没有“他者”这面镜子就无法认识自我,同时身份认同成为问题也是由于差异引起的,尤其是文化认同,只有在与不同文化的相遇中才会产生身份认同的困惑。根据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可以把身份认同划分为三个层面,即自我身份认同、社会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自我身份认同突出主体自我,社会身份认同强调人的社会性及其在复杂社会网络中的身份定位,文化身份认同则与族群、国家等深层文化积淀息息相关,是最稳定的影响,也是最长久的身份认同。

2. 身份认同的多维阐释

从哲学的角度讲,对“同一性”的认识与自我意识或主体意识的形成有关,从笛卡尔到康德,再到黑格尔,他们的主体都是普遍有效和抽象不变的超验主体。心理学上的 identity 侧重个体自我认同的研究,埃里克森通过对青少年同一性危机的研究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自我同一性观点,他

认为自我同一性自我整合的一种形式，可以使人形成自我同一感，即个人在过去经验中所形成的内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从而使人感受到鼓舞人心的信念：“最令人满意的同一感被体验为一种心理社会的安宁之感。它最明显的伴随情况是一种个人身体上的自在之感，一种自知何去何从之感，以及一种预期能获得有价值的人们承认的内在保证。”^① 社会心理学家米德在其最重要的著作《心灵、自我与社会》中，通过对心灵、自我和社会的依次研究论述，论证了个体进化生成社会性个体，以及社会把个体塑造成为社会性个体的双向动态过程。心理学对身份认同的阐释已经逐渐抛开了先验不变的自我主体观念，揭示出一种新的、变化的、非中心化的主体观。社会学家对身份认同的阐释侧重社会对身份认同的形塑过程和作用。社会学家简金斯认为“认同事实上只能理解为过程，理解为‘成为’或‘变成’”^②。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十分强调通过社会关系网来定位身份：“一种社会定位需要在某个社会关系网中制定一个人的确切‘身份’。不管怎样，这一身份成了某种‘类别’，伴有一系列特定的规范约束……某种社会身份，它同时蕴含一系列特定的（无论其范围多么广泛）特权与责任，被赋予该身份的行动者（或该任务的‘在任者’）会充分利用或执行这些东西；他们构成了与此位置相连的角色规定。”^③ 对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阐释通常有两种思考路径，一种可以称为本质主义，一种为建构主义，英国学者乔治·拉伦认为，至少有两种理解文化身份的可能方式：一种是本质论的，狭隘、闭塞；另一种是历史的，包容、开放。前者将文化身份视为已经完成的事实，构造好了的本质。后者将文化身份视为某种正被制造的东西，总是处在形成过程之中，从未完全结束。^④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对身份认同问题进行研究时，就特别突出文化身份的开放性和可塑性：“我们先不要把身份

① [美] 埃里克·H. 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② Richard Jenkins, *Soci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4.

③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1—162页。

④ [英] 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① 霍尔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真正搞清楚个人身份认同或集体身份认同表示什么含义，就必须寻找它们的根，但不是在那些被给定的“历史”或“文化”中寻找，而是在当代散漫的社会结构中寻找，这些结构使自我和社会的概念慢慢解体并变得具有可塑性。^②

二 主体性及其建构

要探析身份认同，首先绕不过的是主体，因为身份认同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主体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类如何认识自我的问题，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其巨作《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的序言中就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写作目的：“我想标示出整个系列的关于什么是人类的主体性的理解：这就是内在感、自由、个性和被嵌入本性的存在，在现代西方，它们就是在家的感觉。”^③ 从戴勒菲斯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从尼采的“上帝之死”到福柯的“人之死”，人类一直没有停止对自己的认识和反思，“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这是人类永恒探索的谜。人，作为地球上存在的最高级动物，具有改造自然和创造文化的能力，在人与万物的关系中，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但是人的主体性的确立并非不证自明的，它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1. “主体”词源学释义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主体”一词来自拉丁文“subjectum”，它是对希腊词 hypokeimenon 的翻译，意指载体和根据。指“在前面的东西”，在

① [英]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陈永国译，载罗刚、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

② Reviewed Work (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by Stuart Hall; Paul Du Gay, by Jessica Jacobs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8, No. 1. Mar 1997, p. 153.

③ [加拿大]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第1页。

古希腊,“主体”并不是专属于人,而是一种同“属性”或“偶性”相对应的东西,一种对应于谓语的可用作句子主语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对“主体”就持此看法,他在论述语言形式时,把事物分为四种类型,即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里面的东西;存在于一个主体之中的东西;既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又存在于一个主体之中的东西;既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之中的东西。另外,当一件东西被用来述说另一件东西的时候,则凡可以用来述说宾词的也可以用来述说主体。^①可见,亚里士多德笔下的主体近似于主语,它不仅指人,也指其他的事物。一直到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原则,才把主体自我作为人所独有的范畴。

“主体”,一词的德文是 Subjekt,英文是“Subject”,“主体性”一词的德文是“Subjektivität”,英文是“Subjectivity”,过去我们通常都把这两个词翻译成带有贬义色彩的“主观”和“主观性”,这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认为主体性带有主观片面、独断专行的意思,其实,哲学上的“主体”与“客体”相对,指的是具有对客体具有认识 and 实践能力的人,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一般都爱用“自我决定”一词,“主体”可以说就是“自我”,“自我”的特点就是自己作出决定,不受别人或外在的东西支配,也就是说,我的决定是完全出自自我的意志。^②所以,“主体性”就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独立自由,不受外物所束缚、完全由自己来决定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的活动的地位和特性。

2. 前现代社会对主体的认识

在前现代社会,人类对自然的科学认识相对落后,生产力水平也比较低下,作为本原和基础的个体主体性尚未出现,人作为主体的地位以及人的主体性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哲学家们更关心的是世界的本原、本质或本体问题。例如,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气一元论”,认

①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14 页。

② 张世英:《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 页。

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而老子认为万物的本原是“道”，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西方，从米利都学派开始，古希腊哲学家就致力于探索组成万有的最基本元素——“本原”（希腊文 arche，旧译为“始基”），赫拉克利特说：“一样东西，万物都是由它构成的，都是首先从它产生、最后又化为它的（实体始终不变，只是变换它的形态），那就是万物的元素、万物的本原了。”巴门尼德提出了唯一不变的本原“存在”，柏拉图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理念”，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实体，而实体或本体的问题是关于本质、共相和个体事物的问题，也就是寻找丰富多样、变幻多姿的“多”背后那个永恒不变的“一”。进入漫长的中世纪，一切都处于宗教和神权的统治之下，“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①。正如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所言：“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个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知识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②在基督教哲学中，古希腊哲学家们苦苦探寻的万物本原被上帝所代替，人的自我意识被神所遮蔽，人匍匐在神的权威之下无法站起。

当然，在西方古典哲学史上，也并非完全没有对人的主体性认识的萌芽，古希腊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曾经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权衡者），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非存在者如何非存在的尺度。”^③黑格尔称之为“伟大的命题”。^④在古希腊阿波罗神庙前殿的墙上刻有“认识你自己”的箴言，苏格拉底曾对这句箴言进行过双重阐释，一种阐释与关于他的一桩轶事有关，苏格拉底在七十岁时被控“慢神”和“蛊惑青年”，在雅典法庭作“申辩”，其中提及朋友海勒丰，说海勒丰曾去戴

① [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② [瑞士]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6页。

③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④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7页。

勒菲斯的阿波罗神庙求谏，问神，是否有人智过于苏格拉底。神谏答曰“无也”。苏格拉底闻之不信，四处探访，想找到比他更有智慧的人。但无论是他遇到的政治家，还是诗人，或是手工业人，虽然他们都知之甚多，苏格拉底却都没有发现比他更智慧的，苏格拉底的结论是：“神的谏语（即认识你自己）是说，人的智慧渺小，不算什么；并不是说苏格拉底最有智慧，不过藉我的名字，以我为例，提醒世人，仿佛是说：‘世人阿，你们之中，惟有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最有智慧，因他自知其知实在不算什么’。”由此而引出苏格拉底的千古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①

苏格拉底对“认识你自己”神谕的另一种阐述是警告世人不要过高估计单个人的个体可能性。“认识自己”在这里被理解为认识自己的能力：“认识自己的人，知道什么事对自己合适，并且能够分辨，自己能做什么，而且由于做自己所值得的事就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从而繁荣昌盛，不做自己所不懂的事就不至于犯错误，从而避免祸患。而且由于有这种自知之明，他们还能够鉴别别人，通过和别人交往，获得幸福，避免祸患。”在苏格拉底对“认识你自己”之神谕的双重解释中，我们首先可以发现一种尚未获得结果的取向：对自身心灵之确然性的追求。这种追求虽然没有达到肯定性的确然性，但至少达到一种否定性的确然性，即确定自己不能确定什么。此外，我们在这里同时还可以发现苏格拉底的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人先有自知之明，而后能进一步鉴别其他的事情和其他的人。^②

中世纪思想家奥古斯丁对自我意识的深究虽然最终目的是推崇上帝的至高无上性，但是在诠释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灵魂的自身确然性是所有经验中最为可靠的东西。他认为，即使怀疑论者否认感知内容的外部实在，或将其置而不论，但他们仍然不能怀疑感觉本身的内部存在。在我怀疑的同时，我作为怀疑者不能怀疑我自己的存在。因此，意识或意识进行者的自身确然性恰恰是从怀疑本身之中得出的。^③从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影子。

① 倪梁康：《自识与反思》，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23 页。

② 同上书，第 24 页。

③ 同上书，第 36 页。

总体而言，古代哲学是本体论哲学，无论是中国的“道”“气”，还是西方的“本原”“基质”，追问的都是万物的“本体”，并且在认识本体时，主体与客体没有分离。“自身”“自我”以及“自识”并不是一个明见的论题，虽然近代意义上的个体自我意识已经呼之欲出，但在笛卡尔之前尚处在没有苏醒的朦胧状态，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性原则的起始是由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哲学命题开始的。

3. 笛卡尔对主体性原则的开创

主体性原则的开创者是笛卡尔，主体诞生于现代认识论，而笛卡尔是现代认识论的鼻祖。主体性原则的起点是“我思故我在”哲学命题的提出，笛卡尔从绝对的怀疑出发：“我愿意假定，一切真理的源泉不是仁慈的上帝，而是一个同样狡猾、同样有法力的恶魔，施尽全身的解数，要将我引上歧途。我愿假定，天空、空气、土地、形状、色彩、声音和一切外在事物都不过是那欺人的梦境的呈现，而那个恶魔就是要利用这些来换取我的轻信。我要这样来观察自己：好像我既没有双手，也没有双眼，也没有肉体，也没有血液，也没有一切的器官，而仅仅是糊涂地相信这些的存在。”虽然我们可以怀疑一切事物的真实性，但是，“我们却不能同样假设我们是不存在的，因为要想象一种有思想的东西是不存在的，那是一种矛盾。因此，我思故我在的这种知识，乃是一个有条有理进行推理的人所体会到的首先的、最确定的知识”^①。而且，即便你自己在胡思乱想时，“那个在想的我就必然应当是个东西”，笛卡尔通过反证的方式，证明了“我思故我在”的合理性，所以，他坚定地申明：“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予以采纳，作为我所寻求的那种哲学的第一条原理。”^②

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笛卡尔把“我思故我在”作为哲学第一条原理而不是第二条原理或重要原理，正是从“我思故我在”出发，笛卡尔才开始构建他的认识论哲学，“我们从此就发现出心和身体的区别

① [法] 笛卡尔：《哲学原理》，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 1958 年版，第 2—3 页。

② [法] 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64—65 页。

来，或能思的事物和物质的事物的分别来”^①。黑格尔对此高度评价道：“自笛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身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是到了自己的家，可以像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期漂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陆地’。”^② 外在的一切通过“我思”得到证明，“我”是笛卡尔认识论哲学中的决定性主体。

不过，笛卡尔提出的“主体”还是“认知主体”或者“思维主体”，是不具有先验性的“经验主体”，在知识论上，它作为一种基质或载体构成确定性知识的支撑者和承担者；但在存在论上，这个主体还离不开上帝。就笛卡尔为知识提供确定性根基的“主体”来说，按梅洛-庞蒂的看法，“我思”有三种含义：一是指当下的、作为心理事实记录的“我思”；二是指把个人存在和所思之物都作为事实记录下来的“我思”；三是激进地怀疑一切在经验中出现的東西，却唯独不怀疑自身的“我思”。^③

按照笛卡尔的理解，当一个人在思想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思想，人们可以怀疑一切，可以设想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不确实的，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作为“思者”的“我”以及“我”的“思”则是不能够作丝毫的怀疑和否认的，因此，“我”具有一种自明性，可见，笛卡尔的“自我”主体，应该是上述梅洛-庞蒂所说的第三种“我思”。从逻辑上推论，这种“我思”作为一种内在意识，应该具有超越片段性和瞬间性的连续性，可以充当知识确定性的基础。但是在笛卡尔的自我学说中存在着一种无法克服的矛盾：如果要为笛卡尔所说的知识确立一种确然性根基，这种知识又是一种超越个人已见的、具有普遍性的东西，那么，能为知识提供确然性根基的主体必然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自足自立者，而不是因个人而异的东西，但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自我却永远是一个“在怀疑、理解、理会、肯定、否定、愿意、不愿意、想象和感觉的东西”，一个不断开展诸多心理活动的主体，并不具有普遍性，所以，笛卡尔所谈的

① [法] 笛卡尔：《哲学原理》，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3页。

②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卷四，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3页。

③ [法] 梅洛-庞蒂：《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王东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4—25页。